

# 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

## 為止小兒啼

馬祖常常說：「自心是佛」、「此心即是佛心」。

有位禪堂修行的和尚聽了馬祖這樣說了以後，便提出問題：「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？」

禪和子問馬祖：「和尚為什麼說我們這個心就是佛？」

馬祖道一禪師：「為止小兒啼。」（為了止住小兒的啼哭）

《大般涅槃經》的〈嬰兒行品〉中就有「黃葉止啼」的比喻，比喻小孩在哭鬧時，父母親為了止住他的啼哭，就拿了一片楊樹的黃葉說是一片黃金，小孩信以為真，以為黃葉真是黃金，就停止了啼哭。

我們現代人不也常常如此，有時小孩哭鬧，就隨手抓一塊石頭給他，或者摘一片葉子，跟他說：「你看這個葉子好漂亮，後面又有葉脈，上面還有一隻小螞蟻，還有一粒沙喔！」用各種方法轉移他的注意力，目的就是對治小孩的啼哭。

所有的經典、法門都教導我們：「諸受是苦」，我們有時就像小孩般因感到苦惱、苦迫而啼哭。心裡有苦的原因是什麼？就是來自我們的分別心，執取喜歡的，排斥不喜歡的，以致產生無盡的煩惱。我們應該怎麼辦？所以，已脫離苦而解脫的聖者們就用方法來告訴我們，讓你心生歡喜，讓你轉苦為樂，不再因執著而受苦，也就「止小兒啼」了。

## 非心非佛

「黃葉止啼」看起來是為止小兒啼哭，然而這就代表了「四聖諦」。為什麼呢？人因分別造作而感到難過、痛苦，終而啼哭，就是苦諦與集諦；運用讓心靜止下來的方法，而讓人破涕微笑，就是道諦、滅諦。

禪和子又問了：「啼止時如何？」（啼哭止住時，又怎麼樣呢？）

這是那位禪和子的疑問：如果我不啼哭了，然後又怎麼辦呢？

你聽了這疑問是否會覺得很可笑，他自己已經都不哭了，為何還要接著問下面會怎麼樣呢？讓我們來思考一下，當如小兒的你停止哭泣時，你獲得的是永久的快樂？還是在突然發生其他事情時，情況又會改變了呢？這是暫時的解脫或恆常的解脫？

眾生的苦無窮無盡，我們會因各種不同的因緣而感受苦與樂，解決了這次的煩惱，是否就解決了全部的煩惱？所以，「黃葉止啼」事實上只是「對治」。解脫的法門眾多，解脫的境界也有很多層次。或許這個可以解決我此時此刻的苦惱，但是能夠究竟解決嗎？古人常說「苦海萬重波」，這一波過去，還有下一波，不是一次就能全部解決的，必須要回到核心點。

馬祖回答禪和子的提問，說道：「非心非佛。」（既不是心，也不是佛。）

你尚未回到「即心即佛」，現在再來一個「非心非佛」，前者肯定，後者否定，這兩句話都沒有錯，兩者都只是為了讓我們更加了知心與佛的「法門」。許多人認為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」，所以「即心即佛」是對的，但如果因此執著眾生心就是佛心，佛心就是眾生心，這便是錯解了，因為佛畢竟不是眾生。所以，「非心非佛」這句話便是為了破除眾生的執著而說。

## 向伊道：「不是物」

禪和子再問：「除此二種人來，如何指示？」（除了這兩種人來，和尚又如何指示？）

這是禪和子在問馬祖：「如果不是『即心即佛』、『非心非佛』的兩種人來請問，和尚又會如何告訴他呢？」

馬祖說：「向伊道：『不是物』。」（對他說：「那不是東西」。）

「不是物」是指什麼？這是在說心與佛並不是東西。

禪和子又再追問：「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？」（忽然遇到這兩種人來時，又將怎麼辦呢？）

馬祖就回答他說：「且教伊體會大道。」（你姑且教導他體會自性大道。）

「體會大道」，什麼是「大道」？就是證悟佛性。馬祖要禪者在日常的生活實際去修行，才能體會「即心即佛」、「非心非佛」的道理。

## 即今是什麼意？

有位禪和子問馬祖說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（什麼是達摩祖師來東土的本意？）

在禪宗的問答裡，常常問「如何是西來意」？「西來意」就是問達摩祖師來到中國的本意。可是達摩祖師應該是「東來」，為什麼說是「西來」呢？因為是從西天的印度來到中國，所以說是「西來意」。

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這句話問的是：「他來做什麼？」達摩祖師千里跋涉從西天到東土的中華，他的本意是什麼呢？他肯定懷抱著一個很偉大的宗旨，有著非把佛法弘傳的心願，那就是希望每個人都能洞澈自己的本來面目而獲得覺悟，否則為何會冒生死危險來到中國呢？

大家一定會想，達摩遠來的本意就是要弘法，但馬祖的回答是：「即今是什麼意？」（眼前又是什麼意呢？）

這是馬祖在反問禪和子：「你現在要問我是什麼『意』？」這個不就是了嗎？「即今是什麼意？」就是這樣。

這是禪門很典型的回答。「即今」就是現前，眼前是什麼「意」？是什麼宗旨啊？這不是要請人查字典去找答案的，不就是你自己去找答案嗎？馬祖的意思就是你要從自己的身心去找，由你來說自己眼前是什麼「意」。但是要說出來嗎？不用的！

### 我若不打汝，諸方笑我也

又有僧人來問馬祖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

馬祖聽了後，就打問話的人，並且說：「我若不打汝，諸方笑我也。」（我如果不打你，四方禪僧就會笑話我了。）

馬祖在說什麼？他以打的動作與一兩句不相干的話來作為回答，這是他的教學方法，比用很多句話或語言，效果更加直接！這也是禪宗以不說法為說法的教學特色，處處都是要讓人頓悟自性的禪機。

### 我早不合道

曾經有僧人問馬祖：「如何得合道？」（如何修行才能符合「道」呢？）

馬祖回答說：「我早不合道。」（我早就不符合「道」了！）

「道」本不可說，無法用語言文字來表達，只能以心領悟。既然無可言說，又有什麼「合道」與「不合道」的分別呢？馬祖正是以直截了當的方式開導人放下一切執著。